

期二第 卷一第

報週聞國



目要期本

社評(兩則)

政之 冷觀

農譚

唐紹儀

中國無線電事業之經過

方子衛

六安匪患始末紀

星北

丈夫之秘密(小說)

馬二先生譯

獄中

何心冷

中國自製影片談(好兄弟) 一得

中華郵務局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民國十三年八月十日出版

行發社報週聞國



廬 山 白 鹿 洞



濟 南 古 歷 亭

古歷亭在大明湖之中央。四面環水。舟楫可通。門旁有何紹基一聯云。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院內有御碑亭。係清乾隆遊詩三首。中多花木。坐久令人起遐思。夏季花舫多艤於此。處內有遜清遺民張英麟。自號八十五歲老人。曾題一聯云。船在畫中行。喜柳垂金綫。荷吸碧簫。當年海右亭。開千古競傳名士句。地從塵外賞。歎雲冷華泉。樓荒白雪。看無數濟南山。好七襄誰賦大東詩。（寰洲誌）

原文献无此文

唐紹儀字少川。廣東香山人。袁世凱任駐高麗辦理商務時。唐隨任文案。甲午戰後。改任駐韓總領事。旋回國隨李袁於直魯等省供職。光緒二十八年。任天津海關道。三十年。奉派爲欽差全權大臣赴印。議締印藏條約。三十二年。實授外務部右侍郎。是年約成。兼充滬甯粵漢二路督辦。歷任郵傳部右侍郎。外務部左侍郎。奉天巡撫。及赴美答謝退還庚子賠款專

名人錄



使。宣統二年署理郵傳部尙書。張百熙去世後。氏實授尙書。辛亥革命。充北方和議代表。清廷遜位。任國務總理。是年六月辭職。任總統府高等顧問。民國七年被舉爲西南政府七總裁之一。南北和議。任南方總代表。嗣任西南臨時政府財政總長。十一年辭職。是年八月黎元洪任爲國務總理。固辭不就。今養素滬上不問政事。

博文女學校招生

本校文學專科初級中學完全小學
選科各級均有餘額自即日起可隨
時報名有畢業及修業證者得免試
驗八月廿二日開學章程函索卽寄
校址打鐵浜蒲柏路校董章太炎張
溥泉高淞荃等名譽校長張退菴校
長黃樸君同啓

編 輯 者 言

△本報第一期出版以後本外埠讀者紛紛來函贊許同人不勝感荷特此誌謝

△本期因稿件擁擠除上期存留之通信稿未能全登外又將駐京記者徐致穎君所寄之「德發債票案解決之經過與現狀」一稿壓置第三期徐君此稿按日記載該案經過情形足資日後參攷也

△本期因地位不敷排載致自由論壇仍付闕如該欄已收到移山君論武力統一一文精警透闢定下期揭誌

△吳南如君之新憲評第二節稿于發稿截止後方由京寄到未及排刊定下期起連載決不間斷

△下期要稿尚有英國學者羅素君最近著作及「俄國整理財政金融之成績」一文此外尚有馬二先生何心冷君之小說並徐公美君之新劇論著均極精美特此預報

△本報印刷力求精緻第三期封面尤着特色并以附陳閱者注意

目 錄

社評(兩則)

倫敦會議之成績.....政 之

反對帝國主義運動.....冷 觀

農譚.....唐紹儀

中國無線電事業之經過.....方子衡

六安匪患始末記.....駐皖記者星北

新弭兵論(續前期).....英人巴柯氏原著

中國麻雀牌業之勃興(續前期).....蔡受白

一週間中外大事紀.....公 展

丈夫之祕密(續前期).....馬二先生譯

獄中.....何心冷

中國自製影片談(好兄弟).....一 得

輿論輯要.....記 者

名人錄



倫敦會議之成績

政之

據路透社本月四日倫敦電報英相麥克多納在議院報告倫敦會議情形頗有相當成績。若使五年來對德賠償問題就此解決。則德國得經濟恢復之機。其直接間接影響于世界大局者甚鉅。然而此問題決不若是之易了。

今之倫敦會議以美國道威斯領袖之專家報告書為議題。美國國務卿休士君且適于此際往游英法德諸國。以有力之第三者資格。斡旋歐洲問題。由此吾人可知倫敦會議之內幕。實為英美聯合以督促法國之對德讓步。蓋英之于德。惟求打倒其經濟上爭霸之地位。在相當程度內仍希望德國國力早速恢復。一以求世界經濟大局之回趨軌道。一以免法國單獨操縱歐陸之危險。美則苦于現金多溢。亟求安全投資之地。其于德國本無敵意。乃從實質上變更美國年來不問歐事之政策。既由摩根銀公司借鉅款於法國以維持法郎之價格。復命道威斯等三人參加專家委員會。主持恢復德國經濟能力之計畫。英美相合。以臨法國。雖使法國不生政變。普嘉賽內閣至今猶在。亦終必俯就範圍。矧今之赫里歐氏固以新政治家標榜者。其能迎合潮流。容納英美之希望。自無可疑。且也英之工黨內閣基礎尚未安固。自由黨態度若變。則麥克多納地位立見動搖。法之內閣。基據亦殊脆弱。巴黎政團已有十月倒閣之宣傳。若夫德

國馬克斯內閣。因五月四日總選舉之結果。議會多數席為兩極端派所分據。馬克斯賴溫和派之維持。其地位亦殊不穩固。方今歐洲各國內政外交。已成不可分離之局。而世界政治家對於其內閣之寶愛。有時恆較對其國家為尤切。英法德三國之內閣。環境略同。皆欲解決歷年來一大外交懸案。以求政府之安固。此種機會之巧合。實為空前所未有。則此次倫敦會議之不為徒勞。自係天然之結果。

夫英美相合以臨法。更合英法美之力以迫德。其勢誠有不可抗者。然而吾人猶憶六月三日馬克斯總理以接受道威斯計畫案請國會投信任票。此時贊成者得二百三十七反對者計一百九十。雖在大體上已可容納倫敦會議之冀望。顧至實行該案時。有須變更德國憲法之處。是則按照憲法。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計非得三百十五票不能通過。就德國議會情形觀察。能否如此順利。實難預言。即令議會通過。以後事實上能否如道威斯案之內容。一一實施。如不實施。則倫敦會議所議懲戒辦法。能否執行。凡此疑點。胥難遽決。

抑以吾人所見。道威斯委員會報告書於德國應付賠款之總額迄無規定。而於監督管理德國之收入機關。則規畫週密。其結果將令德國人永為協約國經濟上之奴隸。即令德國目前實逼處此。不能不俯首聽命。以

冀法國撤兵魯爾。英美借予鉅資。究難望其長此相安。是則賠償問題之再燃終為意計中事。外報雖以英法成功姿為鼓吹。自吾人觀察仍是一

時之現象。若由此竟聯想及於世界和平之進步。則更看事太易矣。

反對帝國主義運動

冷觀

近來從北京學生界和一部分國會議員中間。發生一種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呼聲。漸漸地由北而南。上海亦快要有人出來提倡。在這沈悶腐敗的空氣裏聽見偌大壯烈的聲音。我們當然非常歡迎。

本來歐美人現代的生活狀況。不外發財拚命四個大字。發財的精髓便是資本主義。拚命的結果便是國際戰爭。因為大家都要發財。所以拚命在資本主義底下賽跑。結果便變成國際帝國主義。又從這個主義釀成無數次的大戰爭。我們要想世界和平。非報本上把他們發財拚命的現狀打破不可。這是有志改造世界的人們不可少的覺悟。

但是我們睜著眼看看世界大局。彷彿是一座火焰山。時時刻刻都帶著危險。我們要想改造他。應該抱何等誠意與魄力。斷不是發宣言頑頑快郵代電所可了事。這又是中國有志改造世界的人們不可少的覺悟。論起中國人多地大。無論誰何。要想改造世界。如果沒有中國人幫忙。是斷斷不會成功。照理中國人在世界上早該大出風頭。無如我們自家太不掙氣。不但不能作改造世界的先導。反而帶累世界為我們生出許多葛藤。從前亞洲還有埃及土耳其印度等國。和我們境況相等。我們在不掙氣的國民中間。忝居老大哥的地位。近來埃及已經獨立。土耳其更是

轟轟烈烈。有新興之勢。印度亦大大振作。就連小兄弟的朝鮮國民。也在竭力掙扎。想同日本人爭個高下。祇賸我們這位老大哥。年年起來。總是沒得長進。什麼軍閥咧。政客咧。官僚咧。大眾祇曉得自相殘殺。彼此破壞。循環往復。都是一樣。近來再加上些名流學者。不痛不癢的做半開門式的政治活動。那一種私爭暗鬥。也不過和他們所罵的人異曲同工。弄到現在軍閥橫行土匪遍地。子弟沒錢讀書。要懇求帝國主義的本家幫忙。地方出了天災。也要哀請帝國主義的本家捐助。國們家對國家一種腐敗萎靡的現狀。沒有絲毫勇氣。痛快地改革一番。却立了一個大大目標。要想拿世界列強打倒。對於人家何等勇敢。對於自家。何其怯弱呢。我們以為帝國主義應該反對。世界改造應該進行。但是快郵代電。是嚇不了洋人的。空口白話。是不會有効的。現在的事。與其對外。不如對內。與其動口。不如動手。國民要真有抱負。應該打破中國現狀。和國際上與我們同志的國家。攜手並進。出一個世界的大風頭。如其不然。終究是世界落伍者。就是人家拿世界改造過來。對著這種沒出息不長進。妨碍世界進步的國家。也是要收拾處分的。到那時就不是帝國主義的國家。也會變成帝國主義者的態度。奉告國民快理家務。

農諱

唐紹儀

余鄉人也。離鄉以來。思歸之念甚切。一日國聞週報社嚴君來。余與之雜譚農村事。嚴君乞余詮次所言。以實報端。余維中夏以農立國。而勸農之官。自三代以訖唐宋未之或改。其後不設專官。乃以守令兼之。若夫言農桑之書。遠者不論。其利民切用。若齊民要術。農桑輯要。農政全書等。或爲官書。或爲私著。蓋指不勝屈也。

周代曠土遊民皆有征。所以驅民而納之農也。管子曰。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農事先則野不積草。謂之野與市爭民。藏於民則府不爭貨。謂之家與府爭食。家用足則市不成肆。謂之金與粟爭質。鄉分治則朝不合衆。謂之鄉與朝爭治。余謂在今日。不必高論。但能如管子所言。使金與粟爭質。鄉與朝爭治。不貴難得之貨。不希非分之榮。家有恆產。都邑無遊民。則根本固而百蠹千穿。皆應時而治矣。

外人每見內地小有事變。傷及外人。輒疑將有排外仇教之事。不知中夏素無國教。有之則周禮所謂建國之神。卽社稷是也。社者土神。稷者穀神。人非土不立。非穀不生。古之人享其功者。必有以報之。故自有國以訖土

庶皆得祀焉。立君則曰奉社稷。死國則曰死社稷。有國者之重社稷。無以異於重人民。而人民重社稷之念深。則不樂去其鄉。顧亭林曰。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聚於鄉則土地闢。田野治。欲民之無恆心不可得也。聚於城則徭役繁。獄訟多。欲民之有恆心不可得也。而欲長保此鄉村之美德。莫如師藍田呂氏鄉約之規條。使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參用范文正義莊朱文公社倉之制於其中。復力役之征。凡公民每年令服役於鄉數日。則雖有水旱見告。亦不致有死亡流離之慘。頻年乞賑內外矣。

外人過余者。又以中夏齊民。繼此以往。或涉過激爲患。夫中夏自古卽有。力役之征。無不勞其四體者。而於裁制商賈之法。令歷代漸趨寬大。遠四以勞動爲神者。中夏已行之數千年。清代病其煩擾。併役徭役於田賦。而力役之征始廢。中夏之民。夙愛和平。涉於委靡則有之矣。若云過激。則以生者過也。或謂中國農器宜舍舊從新。效法遠西。然農民力不能供。假手私人。慮助長兼併之風。必不得已。招徠殷富。確立條教。嚴爲裁制。使之試行於西北地利未闢之地則可。非所語於東南也。嚴君來促。遂書歸以之。

中國無線電事業之經過

方子衡

中國無線電事業。創始於前清光緒三十一年。海軍部設馬可尼式無線電機於軍艦海容海圻海琛海籌。陸軍部設天津保定南苑三處軍用電台。此為無線電報之嚆矢。越三年。吳淞至崇明水線毀斷。由蘇省設立崇淞無線電台兩所。為傳遞官商電報之需。是時吳淞電台在寶山縣境獅子嶺。崇明海島之得與他處通信者。端賴乎此。宣統元年。英商匯中旅館有外人設立無線電台。與海面船隻通報。時將君尊禕。適官郵傳部電政司司長。提議與英公使愛特磋商。收歸政府自辦。附



方子衡。浙江鎮海人。交通部南洋大學出身。畢業美國哈佛密金根兩大學。得科學碩士。電機工程無線電工程汽車工程工程師學位。曾任職於惠世丁好司電機廠及美國合資無線電公司工程師。研究無線電。發明頗多。旋被舉為美國無線電工程師學會。電機工程師學會及無線電聯合會會員。去年英美試驗無線電話時。君亦與其事。多有貢獻。大為外人所欽仰。君僅二十四歲。前途無量。正大有為也。

與海面船隻互相通信。以上各電台除崇淞兩所外。均係德律風報公司。瞬息火花間隙。程式。電力凡五。啓羅華脫。通信。範圍。日間六百。五十海里。夜間。達一千餘海里。民國八年秋。北京電台。由東便

設於上海四馬路外灘電報滬局內。即今之上海無線電報局是也。三年夏。德國西門子公司。招攬安設無線電報通信機關。請在南京北京兩處。借地試驗收發無線電報。經部許可。與工建設。秋季工程初竣。武昌舉義。南北陸綫盡斷。而軍電旁午。需用急迫。於是北京南京以及沿海軍艦。皆藉此電台為通信之樞紐。效用顯著。遂由政府收買。專供傳遞軍電之用。

後為開通商報起見。移歸交通部接管。是年南京電台（在小營）因軍事被毀。淞台亦同時毀壞。至民國二年十月。設立張家口無線電台。專通官報。四年一月。重設吳淞電台於炮台灣。而廣州電台。亦同時成立。收發海面船隻電報。是年二月。武昌電台告成。專遞官電。六月開設福州電台。與海面船隻互相通信。以上各電台除崇淞兩所外。均係德律風報公司。瞬息火花間隙。程式。電力凡五。啓羅華脫。通信。範圍。日間六百。五十海里。夜間。達一千餘海里。民國八年秋。北京電台。由東便

綏亦均裝置。而上海海軍司令處。亦設一所。與沿海軍艦互通軍訊。所裝機械。概係德律風報及馬可尼之火花式。其用日本遞信式者僅三艘而已。電力較大者為二五啓羅華脫。如海圻海容所用者。是較小者為一啓羅華脫。至陸軍所用。除上述天津保定南苑三處外。並購備馬可尼真空管式之無線電報電話機二百架。分發各省軍隊應用。廣東方面。陸上有

省城。威遠。馬口。前山。軍署五處。船隻有廣海。寶璧。龍驤。江大江漢。江鞏。江固。七艘。電力俱不甚大。約自〇。五啓羅華脫至一

五啓羅華脫不等。通信範圍。祇及六七十里。廣州天字碼頭所見之桅桿。即係城電台也。此外關於學術試驗電台。有交通大學京滬兩校。上海青年會演講部。亦備無線電報電話機兩架。隨地演講。以啓民智。業由交通部頒照施用。南通州軍山有農業學校所設之氣象台。專收上海顧

家宅法國電台。早晚氣象報告。以與本地氣候相比較。至外人方面。收發官商新聞電報者。如北京之美使館。日使館。奉天。青島。漢口。濟南。廟島。瑯春等日電台。上海。天津。廣州灣。之法電台。是其專供試驗之用者。以上海一埠為最多。此種電台。可分為二類。第一類收發機器全備者。約十餘處。

發報機之電源。即取給於電廠。收發報機用真空管者為多。第二類為西人消遣之用者。僅有簡便之收報機。約有三四十處。至商輪裝設無線電機。有上海海關巡船並征流星兩艘。領港公會揚子。密斯皮兩艘。烟台商辦海天輪船一艘。又前向德商沒收之華甲。華乙。華丙。華丁。華戊五艘。均已先後裝機。呈請海交兩部給照施用。民國七年十月間。交部與英國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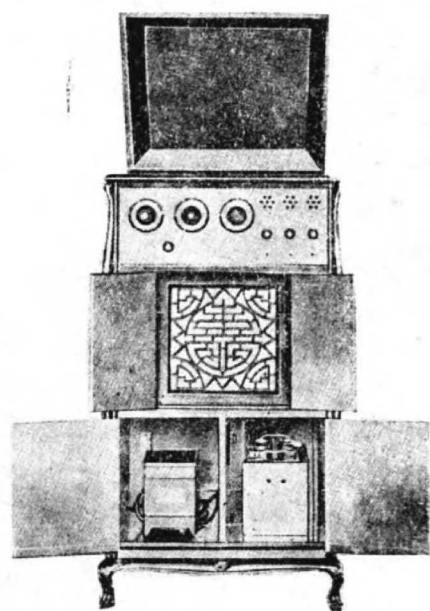


可尼公司訂約。購買無線電機三付。在蘭州。迪化。喀什噶爾裝設。並擬將張家口電台。移設西安。以資聯絡。至八年春。蒙疆多故。蘭州一台。改設庫倫。於九年冬成立。斯時政府竭力經營西北邊疆。除已定庫倫。迪化。喀什噶爾三處外。復擬於烏里鴉蘇。台。科布多。恰克圖。唐努烏梁海。烏得等處。各設一台。所有機器。即就陸交兩部向來存料內提用。後機器均已起運。乃以蒙情變市。暫從緩辦。

據調查所得。外人在吾國境內所設之無線電局。共二十處。而外艦之電台。不計焉。日本。法國。美國。四國。英國。二。俄國。一。各局有外兵保護。吾人難探其底蘊。故其電力之大小。電浪之長度。均無從揣摹。蓋外人私設電台。明知侵犯吾國主權。而嚴守秘密。其用心誠有不可思議者。然吾國電

臺皆非自造。購自英德。外人知之。恐較吾人尤詳。無須保守秘密。

若吾國已成各局。目今開工而未竣者。有烟臺大沽兩處。烟臺之電力。與北京相等。爲五啓羅瓦特。供北京與上海吳淞轉電之用。大沽之電力。爲一啓羅瓦特。車備與船隻通電。民國七年間。政府曾與英商馬可尼無線電公司訂造西北電臺三所。其指定地點。爲庫倫。迪化。喀叶喀爾兩電臺。交通部已籌備多時。前年正月間。交通部與美商訂定五大電臺。最大者電力爲一千啓羅瓦特。可與全球各大電台通電。擬設於上海。次用二百啓羅瓦特之電台。設於哈爾濱。其他均用五十啓羅瓦特之電力。分設北京。漢口。廣州三處。約雖成立。而機器未至。均在進行之中。另有海軍部與日商訂定一大電台。用五百啓羅瓦特之電力。冀能與全球通電。設於北京通州雙橋之郊。此外尙有小無線電機兩架。備教授之用。一在上海南洋大學。一在北京交通大學。上海南洋大學尙有最新式收報機一副。可以接收世界各大無線電臺之新聞。北京方面。在東便門外。亦設有德新式收報機一副。若華盛頓。里昂。柏林。各大電臺所發之報。無一不能接收。誠所謂神乎其神矣。



高聲和調無線電收音機之二

自中國與美國訂立建設無線電台合同後。日本因已與中國訂立此項專辦合同。迭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孰是孰非。議論紛紛。莫衷一是。茲且述之於下。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海軍部與日本三

井公司訂立合同。在北京附近建設無線電台。海軍部允付五十三萬六千二百六十七磅。分三十年交清。年息八釐。於此期限（三十年）之內。三井公司對於此項無線電台。有專利之權。並可由收入項下扣除借款。該合同第五項內容。略謂每年應交之款及年息。可由電臺收入項下除開銷外扣除。三井公司對於此事應負完全責任。因之政府擬將該電臺管理一切權利獨享之權。給予該公司。以三十年爲終止之期。如收入不敷還本付息時。應由該公司負責云云。但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尙

有附屬合同一份。亦於是日簽字。內容與原有合同迥異。如第五項規定云。附屬合同既已成立。則政府將取得該電臺辦理一切之權利。及營業之收入。故三井公司對於原有合同。規定收入事宜。不得負責。原有合同之第五項。因之宣告無效云云。質言之。即附屬合同規定三井公司爲政府借款五十三萬六千二百六十七磅。此款交由日本銀行儲存。並爲建築所用各費之用。還本之期亦訂爲三十年。但第三項之規定。極關重要。內容略謂每年應還之須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政府交給三井公司。但第一批之款。須於該電台成立。並與日本西美歐洲等處電台。交換電報。由後第十一年付給云云。情形既如上述。政府即借得五十三萬六千二百六十七磅之款。遂以此款與三井公司訂立建築無線電台合同。當該電台正在興工之時。政府擬收

回歸自己管理。并表示願付借款利息十年後再行還本。無論該電台收入之多寡。及政府作何用項。債本付息不得間斷。如是則三井公司雖不得管理該電台。但收入即屬不敷。當亦不至有所損失。因該電臺之收入並不爲借款之擔保品也。此種聲明。不過爲上述合同之意義。毫無懷疑之處。三井公司之目的。固在壟斷該電臺之管理權。故竭力運動取消中美所訂之合同。但該電臺如果專歸政府之用。而不經營商業及普通之消息。政府必受至大損失。上海哈爾濱廣州漢口均爲商務重要中心點。不在此地建設無線電臺。而專限北京一隅。則政府必受實際上之損失。無疑。且我國如取得管理該電臺之權。則必受經濟上之損失。三井公司如擔負財政上之負擔。則我國又失管理該臺之權。其他列強關於此事之利益如何。姑不具論。但美國曾與政府有所協定。茲將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所訂條約第三十項內容說明。該項略謂訂約雙方表示贊成無論何時中國將條約所不許之航業商務政治或交際之權利或利益讓與任何國之國民或商民時。美國之官吏商人及國民應享此項優先權云云。至於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美國聯合電報公司與交通部所訂之合同。美國政府曾經主張該條約之規定。雙方均屬自由訂立此約。並非不可以特權或優先權贈與第三強國之國民。美國至今猶抱此種政策。故關於美國與中國及其他列強之關係。美政府主張駐華各國僑民應守機會均等之政策。又九國條約關於所則及政策之第二項內有上述之規定對於「須要」二字。實有注意之必要等語。所謂「須要」者。即

指此等利權而言也。三井公司原有合同之第八項。規定北京之電台不得承辦中國各處電台之商業消息。亦不得爲軍事之用云云。質言之。即北京欲得上海方面之商業消息。須由陸地電報傳達。不能與上海直通消息。而使北京電台之設立與否。實如無關重要之舉。至歐美無線電台比比皆是。今猶日增無已。中國土地廣大。祇在北京建設無線電台一架。欲敷各事之用。自不可能。惟美國一般商人。願投五倍三井公司所出之巨款。在雙橋建設無線電台。此事如無利益之可言。彼等決不敢冒險投資。蓋美國經濟家決不以有用之資財。置之於中國不能生利之事業。彼等此舉。並非反對雙橋電台之建築。蓋恐該電台爲人所壟斷。以阻中美間之無線交通也。美國聯合電報公司所欲建設之電台。雖非與雙橋電台同在一地。其目的固在取利權於吾國也。

總之英美日本諸國與我國無線電交涉。現尙未已。權利之損失與否。全視乎當局者頭腦之是否明白。蓋無線電事業。不啻一國之口與耳。被人攫奪。則無異聾啞。深望國人加以注意。聞今冬巴黎將開萬國電信會議。我國亦須派員列席。任務之重。莫此爲甚。苟能克盡厥職。不喪國體。不失權利。則未始非我國無線電事業一線之曙光。否則外人眈眈虎視。欲得而甘心。吾人不加防範。拱手以讓。則其後患誠不忍言矣。

六安匪患始末記

駐皖
記者 星北

此次六安大刀會匪。盤據縣城。至半月有餘之久。省軍集數千之衆不足。且借助於蘇軍。極盡獅子搏象之力。始克將縣城收復。自白狼匪衆擾皖而後。皖省所發生之匪警。當以此次聲勢爲最浩大矣。今六邑匪患。業入於善後期中。是已得告一結束。爰綜其始末經過情形。分類撮要記之。如次。

集駐軍營內矣。

△匪患勃發之近因 六安之大刀會匪。爲日已久。邪說蔓延。其勢日盛。本縣一百五十八保人民。爲邪說所惑者。幾於無保無之。歷任知事。時有禁止拿辦之令。然以尙無作亂證據。雖有嚴令。亦不過聊以示警而已。至本年六月二十七日。有縣境太平集鄉董某。報告有會匪在彼開場聚賭。制止不聽。且恃蠻行凶等情。縣知事丁景炎聞報。即派警往拘。當被拒捕。傷斃去警警名。并先向橋頭集奪取保甲局槍支。返至余家集爲拒捕之具。其時已爲陽歷二十八日。廿九日六城駐防第二旅第二團兩營軍隊。

△匪徒入城後之情形 匪既入城。首啓監獄。放其同黨尹某出。其餘獄囚。亦悉縱之去。勒令商會供給飯食。每餐素席百棹。脅中國銀行及各大錢莊將所存公款。提交供用。匪首徐開森。謝老三。夏雲峯等。自定徐爲民長。謝爲軍長。夏爲司令。兼知事。令人民挨戶擺設香案。并出布告安民。自云不傷人民。不行殺掠。但極注意槍械。搜尋甚力。其可笑之舉動。則爲禁止城中畜犬。凡城中之犬。悉驅出城外。匪徒頭上纏紅布。胸圍紅兜。身挂黃符。手持大扇。其中頭目。雖行於街衢。亦垂目視地。如將入睡。口中喃喃誦念有詞。戟兩指向地。見人家門口設香案者。必拱揖答禮。狀極恭謹。其所傳之符籙有數種。有上畫一龜一蛇者。有上寫勅令二字下畫無數小圈。圈繞風雲雷雨等字者。其避槍砲之符。係畫一船形。其所謂咒語。猶鄙俚可笑。要之均屬荒謬無稽而已。

其時因團長王尙林及秦何兩營長均赴壽。乃由第十連十一連丁王兩連長率隊往勦。無如其時匪勢已衆。兵力不敵。遂敗退守城。匪徒乘勢撲城。三十日黎明六城即被攻甚急。晚八時城破。匪徒均入城。而六安遂以失陷聞矣。城陷後。知事丁景炎之蹤跡。羣不知其所在。一時遂謠言紛起。有謂被匪俘擄者。有謂已經逃走。其後始知爲確已攜印潛逃。住於馬頭。

△省軍進剿之佈置 匪警初傳至省垣。官軍方面。尙以爲不過小醜跳梁。不難殲滅。除一面電飭就近軍隊進剿外。一面更令調蕪湖縣知事汪篋前赴六任。以汪開棟繼任蕪湖。以爲數日之內。即可各事弭定矣。及至數日而後。聞六匪負隅自固。甚形猖獗。其所出布告傳單。似含有若何臭味。某時適值前皖北鎮守使兼第二旅旅長李傳業氏。新被擢職。二旅

事務。猶未交卸。雖匪患發生。李氏即電致軍署。自承負責剿匪。而馬聯甲氏對此實未敢竟無所顧慮。因而憂疑之心。不能自己。加以六安城內。尚有英籍教士數人。困於匪窟。省垣天主堂神父。曾面謁馬氏質詢。蕪湖英領。亦向交涉員提出警告。又天津皖寓公段芝泉。及國會皖籍議員。先後來電督責。馬氏更爲焦急。遂決計調集重兵。與匪徒背城借一。連日兵符紛發。各軍奉令進行。以皖北鎮守使史俊玉爲總指揮。便宜行事。綜計所調集之軍隊。可分上下數路。

一北路

第五旅第一團第二營軍隊
第五旅第一團第三營軍隊
第五旅第二團第二營軍隊
第二旅第一團第二營軍隊

二東路

第五旅第一團第一營軍隊
第二旅第一團第一營軍隊
第三旅第一團第三營軍隊

三東南路

第四旅第二團第一營軍隊
第四旅第二團第三營軍隊

國聞週報



惟兵與匪兩種魔鬼虐役人民之言垂淚

以上三路。共計九營。其外尚有補充營一營相隨。又署省警備營目兵一百四十名。亦隨軍隊之後。預備隨地維持戰後秩序之用。至各路統率軍隊之軍官。亦復不少。計爲

總指揮皖北鎮守使兼第五旅旅長史俊玉

第五旅步兵第一團團長賈永清
第二旅步兵第一團團長鹿懷忠
第四旅步兵第二團團長李錫麟
第五旅第一團第二營營長閻統貫
第五旅第一團第三營營長沈仲
第五旅第二團第二營營長張政德
第二旅第一團第二營營長張敬芝
第五旅第一團第一營營長馬俊山
第二旅第一團第一營營長鮑蘭芬
第三旅第一團第二營營長徐漣
第四旅第二團第一營營長薛振邦
第四旅第二團第三營營長林鳳翔

補充營營長舒龍甲

省署警備營營長張會元

除此數路軍官軍隊而外。尚有駐霍邱之李文彬一營。以及各縣之警備

隊。合肥新添民團。其數亦不在少。實可稱大兵雲集矣。然猶虞其不足也。更電請戴有四省剿匪司令頭銜之陳調元氏。請其出兵協剿。陳氏遇此時機。有何不允。遂派江蘇第三混成旅所屬之趙學濤一團。由蚌開赴壽春。與史俊玉所部。合於一處。以備進攻。而蘇軍入皖。遂成公然之事實矣。

△六安克復之匪易 各路大兵既經雲集。自應即與匪徒接觸。自七日起。省垣即得前敵軍官電報。云已與匪接觸。八日。復電報小捷。此後即時有此種電報。勝則立播之於社會。否則社會不得而聞。然即云有勝無挫。亦均係小有接觸。非正式攻擊也。其時六安電訊。早已不通。省垣與前方軍官通電。均由合肥轉達。由肥城至官亭。且特設軍用電話。以傳消息焉。至十二日。忽聞匪衆又分股竄出。仍揭民生救濟自治軍旗幟。攻陷霍山。霍山知事崔翔青。攜印逃避山中。省垣當局既不願播揚此種噩耗。而社會人士。亦以霍山無城可守。且係窮途。多不甚注意。至前方軍隊。迨至十六日。始由史俊玉報告。定於十七日下總攻擊。十七日。復來電告捷。然猶未克城也。其時匪勢更爲蔓延。合肥西境之史劉各圩。在前被圍。未聞得解。而舒城境內之中梅河。又有被匪佔據消息。至十七日下午。王團沈營。合擊閭店崗子一帶之匪。鹿團進攻木廠埠。準備逼攻城內之匪。然以全城民命。及陷圍之英國教士關係。不無投鼠忌器。抵晚。王團鹿團均漸抵城下。遂有六安商會長等。出城請求勿即開火。匪徒准十八日十時讓城。旋返城內。復向匪徒商乞。願以二萬五千元爲贖。請其離城他去。免殃民命。匪徒亦趁勢允諾。至次日亭午。匪徒遂輦載鉅款。與六安城告別。而大

軍下午即整隊入城。商會亦派法警二名。急馳至甯麻集。迎知事汪篋。來城履新。

△匪攻合肥之餘波 六安克復。匪徒從西南兩門分竄。其中一路竄向壽縣。其時壽縣亦有股匪趁勢滋擾。且有爲某黨某部之謠誣。該地守兵亦防範甚嚴。六匪甫及壽境。即被迎頭一擊。遂復反而竄向東南。入合肥境。至二十一二日間。省垣即得合訊。謂境內聚有匪徒千餘。槍械齊全。圍攻西鄉余家圩等情。至二十三日。更當聞日黎明。匪徒圍合城西北南三門甚急。至午後未止。攻北門者且有機關槍十餘架。該邑駐兵馬鮑兩營。均在六安。知事袁勵宸。有在三十里舖被匪圍困消息。城內僅有徐營及團防抵禦。其勢甚危。省垣官廳聞此消息。異常駭急。幸而至次日（二十四）即得袁令徐營來電。報告已將匪徒擊退。官廳遂復布告。匪徒已成弩末。肅清當在指顧云云。而社會上則又有一種傳述。謂合肥亦師六安故智。以萬元易得化險爲夷四字也。

△軍事善後之計劃 此次大刀會匪。雖自稱民生救濟自治軍。自云不擾人民。其實所經之處。萬無真不擾及人民之理。據聞六安此一度之損失。但計人民方面。已在十萬元以上。此外屬於官項之茶稅釐捐等。亦多有損失。亂定而後。自屬滿目瘡痍。且匪徒逃散。餘孽亦待肅清。官廳方面除犒賞軍兵外。更爲軍事善後之計畫。擬辦理大綱九條。以安慶道尹謝學霖董其事。其名爲辦理六合舒霍壽五縣軍事善後事宜。謝氏奉命而後。已前往南京。聞爲請示於齊燮元氏。且調查徐淮海清鄉辦法。以資

考云。又馬聯甲氏以經此次匪患。二旅已僅存燼餘。遂決計改組。定以田錦章氏爲旅長。此外更擬增拓陸軍一混成旅。編爲補充旅。每月需款五萬元。因皖省財政困難。不得不出於借款。然借款必須抵押。乃提議鹽斤加價。以所得之款。押借鉅款。且前特電召皖舉權運局長王學曾。及鹽商代表賈頌年。來皖協商。擬卽向鹽商借款二十萬元。自本月起卽實行。

食鹽每担加洋六角。以作借款擔保。皖省每年銷鹽約一千三百票。綜計此項加價所得。誠屬驚人之鉅款也。按此事固倪嗣冲時代所屢議而屢不克果行者。今若果然實行。則皖民拜此次大刀會匪之賜。實非淺鮮矣。

世界人口之密度

全世界各國人口之密度。以比利時爲最高。計算平均一方英里有六百三十人。荷蘭亦屬稠密。一方英里計有五百四十四人。然而比荷皆爲平地。全國適於住居。若夫日本則本土四十萬八千方哩上。有人口五千七百六十萬。（朝鮮一千七百萬。台灣三百六十萬不在內）計約一方哩有三百九十人。表面雖不如比荷之密。若除山澤以外。純就平地面積計算。其人口之密度。實不亞於比荷。此外則意大利每一方哩有三百四十人。德國合二百三十九人。法國合百八十五人。美國則合三十五人。至于英國本土面積十三萬四千方哩。每一方哩雖合三百八十人。然其背後有一千三百萬方哩之殖民地。卽按人口四億四千萬計算。每哩亦不到三十二人也。世界人口密度較低之處爲南美之巴西。每一方哩僅有九人。英領之加拿大一方哩僅占二人半。奧大利則一方哩僅占一人又十分之八。蓋猶不到兩人一哩。每年人口之自然增加不過八萬人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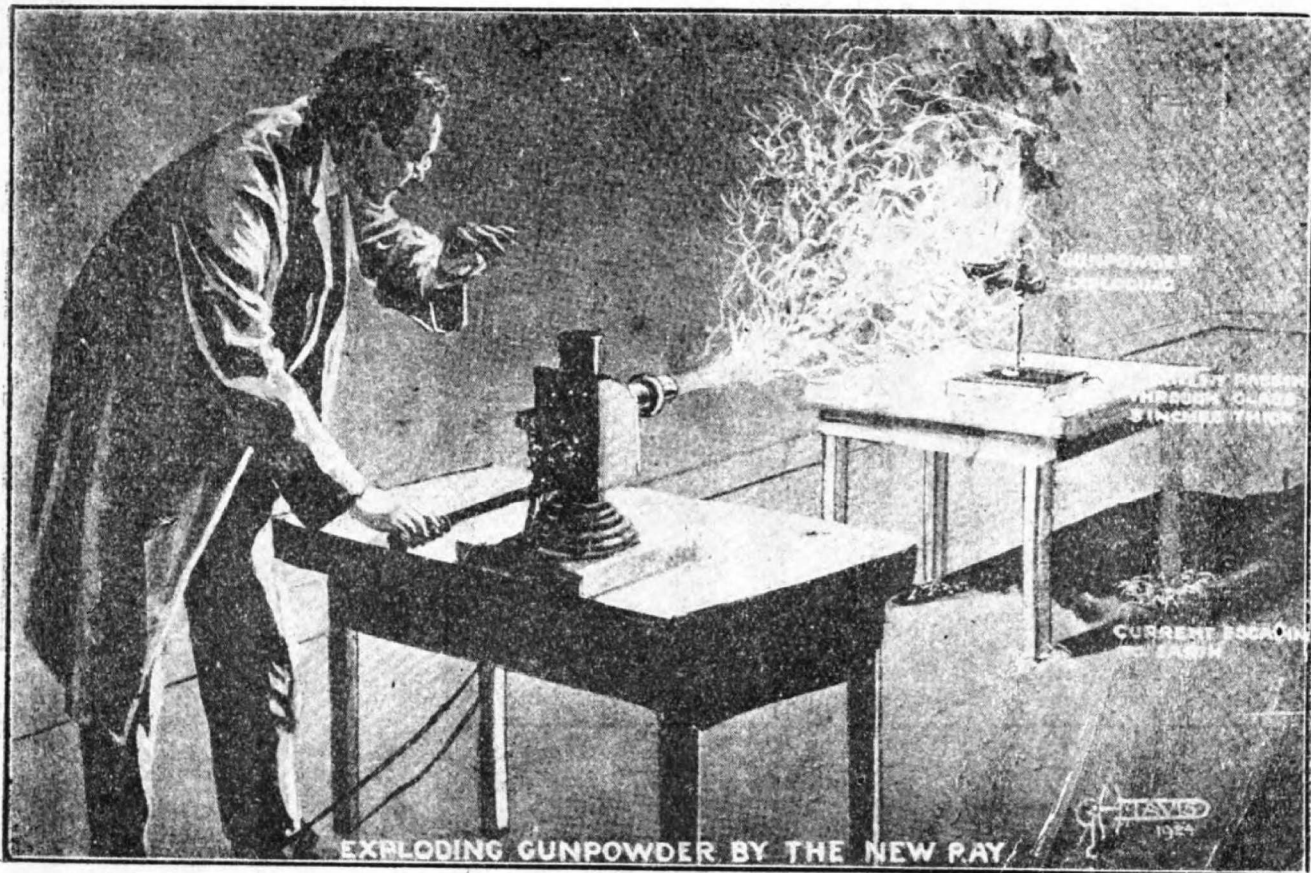
弭兵新論

(續)

晨英人巴柯氏 I. H. I. Baker 原著 譯

一一

飛機之力。不但可從高處拋擲炸彈。於敵國無保護之內地而已。且可放射瓦斯。礙技術上之理由。炸彈之內。可以裝置多量瓦斯。其力可使被炸之城市數。句鐘死亡淨盡。又據從前大戰中飛行隊專家之意見。此種空中投擲之新式炸裂品。實無適當之防禦方法。欲限制各國飛機之數。亦為事實所不能。通常飛機。既含有商用性質。即無從阻其增加。但一旦有事。此等商用飛機。迅即可化為殺人利器。於夜間攻擊敵國。在對方即有大隊飛機。亦無從將其擊退。防禦之方。惟有亦對此方停落於地面之飛機。加以反攻或毀其停放場。馬達工作。及供結機關。然後足破壞其空中軍力。而抵禦此最新巨險之方法。僅如是而已。是故就今日情勢觀之。若



圖之炸爆線光用驗試霄寶瑪家明發光死國英

非採取裁減軍備之政策。則戰術變化。進步不已。則必釀成第二次戰爭。發生極可怖之破壞與危害。為任何人所不能想像。交戰國之最先以瓦斯攻擊者。可具必收迅速勝利之希望。軍事現在既有如是之大變化。與恐怖。則歐洲列強對於軍備之政策。其所受影響為何如耶。吾人可斷言曰。苟非列強自覺確有不受軍事上不利之把握。與夫確信他國不致製造新式。侵犯武器。獨令本國遵守和平條約。必對於裁減軍備之計劃。抗拒益力。其結果愈使各國生互相嫉視其行動自由之危險而已。再就第二種根本事實言之。擬製適合有效之裁減陸軍航空軍口備協定。在技術方面。極感困難。關於此點。若採華盛頓海軍條約之形式。則毫無價值之

可言。緣限制海軍軍備。至爲簡單。海軍最高噸數與軍艦許載軍備最高限度。一經取決而後。其他問題。即則任其自然。即各國多置後備士兵與夫槍炮。亦無用處。再則一國國家是否恪守條約。一望而知。無可諱飾。戰艦既非和平所需要。亦非可以隱藏之品。然言陸軍與航空軍則情形與此迥然不同。

陸地軍隊。其後備之多少與夫武裝之衆寡。關係重要。第欲擬製一條約。限制其後備與武裝。而使各國均不至有受不利益之虞。則非常艱難。即訂條約矣。如何而可保障各國恪守不渝。則仍屬不易。更言飛行機及化學物品。皆平時應用之品。各國即不公然破壞條約。但暗中密爲戰事之籌備。亦易于趨避他人之注意。在此等情形之下。可知欲制定一條約之標準。並得各國之信用。實屬困難。惟此等困難。亦非無法排除。凡爾登和約亦曾有一方法。雖此方法。非各國國家所能容納。但亦曾以之對付德國。至各國方面。將來亦將有以挾此困難。蓋關於後備瓦斯以及管理監督種種棘手問題。亦將解決。在國際聯盟委員會方面。對於以設定和平軍力共同標準及預算限制辦法創制限制未備之方法。研求確有進步。其計劃之腹稿。即公平限制各強國之戰爭機關。確立互相管理之制度。故技術上。已可解決。惟在各國政府未爲誠意感動及深信裁減軍備條約。不致危及國家安全以前。則未猶能實行解決。吾人論斷至此。乃不得不仍歸結於人民根本之恐懼觀念問題。

國際聯盟各委員會於此恐怖觀念問題。攷慮甚久。經種種之討論。始得

一種免除近世戰事新危險方法。且覺事實上亦惟有此一方法。可以造成人民自覺安全之觀念。而使裁減軍備一事。得置於可實踐政治之下。此方法即須由世界各國同心合作。其侵犯之戰事。爲非法律上之行爲。各委員令爲進行此事。現已草定一條約。擬組各國組合機關。以防止應用新戰術希圖倣倖之危險。籍以應付擾亂平和之國家。該草約現以送交國際聯盟會員國家。將來如能見採用。則將開一人類歷史之新紀元。緣此著成功。則可實行廢除戰爭。該約開始即鄭重宣言。『侵略戰爭爲國際的犯罪。』訂約各方『嚴尊約言。決不蹈此犯罪。』此後則立有若干公共設立經濟與軍事援助機關以抗侵略者之規定。更附以自覺處於特別危險國家間之種種特別條約焉。

限制軍備。前僅爲意想中之問題。今聯盟以上述草約以應付之。誠爲勇毅之舉措。有此約而後。以合作方法免除侵略之戰事。將由意想而進爲事實。各國結部分聯盟之危險。可以銷滅。各國鑒于懲戒侵略者之嚴厲。當亦不敢誘其人民嘗試。此約又約定合作共同軍事行動者。限於同洲國家。因此亦屬爲必要與正當之定。且亦規爲草約全部組織段根據原理之一。此項草約。因具有實行之可能。更基於上述之根本兩事實。且不致發生新危險。故頗有獲得最後成功之希望焉。

(完)

中國雀牌業之勃興 (續)

蔡受百

上述我國之麻雀牌。因需求激增。製造者不暇應接。乃以劣貨塞責。但此點亦有可以原恕之處。蓋供製牌用之原料有限。驟經一度之踴躍購求。後此種材料已竭。後即難以爲繼。但各國之購者仍多。于是製造者不得

底多用竹製。用烏檀木者極少。欲辨別竹之優劣。須精于此道者。方能勝任。萬非常人所能。若以四五種竹並置一處。在常人觀之。初不覺其有不同之處。但于竹之性質有研究者。則可分之爲四五種不同之品級。竹

不以較次之原料製作。此外猶有一困難

爲人工之缺乏。蓋製麻雀牌者。須具甚精

巧之技術。習此業者。須經長時期之訓練

方能成一工人。方能以所製之貨品獻之

公衆也。

經營麻雀牌者。須有專門之智識。及豐富

之經驗。若以此爲無足重輕之玩具。貿然

從事。則結果未有不失敗者。且近今此牌

之市價日趨平弛。歐美各國之輸入商。對

于此道之研究。亦日益精切。若運去之貨品非最優等。與定貨時所規定

者略有不符之處。則往往退回不收。故經營此業者危機日多。已不似以

前之穩妥矣。利息日薄。尙在其次也。

麻雀牌業之出口商。對于牌之材料。須有豐富之智識。否則運貨至各國

後。若牌之品質不佳。被退回時。將進退維谷。即以製牌之竹爲例。(牌之



之劣者易縮小。易彎曲。或易爲蟲所蛀。若牌之底以此種竹製成。暫時雖不能見其弊端。久必顯露其劣點。若數千副之麻雀牌中。有一副爲蟲所蛀。運至外國後。爲進口商所發現。則將疑此千副之牌。皆不可靠。完全退回。則進口商之損失當何如。欲察驗牌之究竟。爲蟲所蛀。亦爲一甚困難之事。蓋蟲之蛀跡不甚配顯。初蛀時驗者極易忽過也。

製造麻雀牌者。尙有一甚困難之問題。即關於骨料之選擇也。通常之牌多用牛骨製成。但祇有牛之脛骨可用。此外尙有種種限制。其重量不可過輕。脂肪不可過多。若過此限制。即不合用。近因此牌之銷場驟廣。因而牛骨之價格日高。蓋製牌者既日多。則所需之牛骨亦隨之日多。因而我國內之所產者。竟有不足應此需求之患。此貨之輸入遂日增。美國人士

之。嗜麻雀牌者愈多。則于該國之農夫愈有裨益。蓋今日製牌用之牛骨。大半係購自美國之農夫也。當民國十年時。我國自美國輸入之牛骨。祇值美金一百四十九元。而當去年之上半年。在半年間所輸入之牛骨。已值美金十三萬七千八百元。其激增之速。誠堪驚駭。以此推測。則去年一年之輸入。較諸民國十年之輸入。當增高二千倍左右。由此可見各種商務。多互相有聯帶關係。若美國對於我國麻雀牌之需求。無驟然之激增。則我國對於美國牛骨之需求。在二三年間。焉能增加二千倍乎。

美國牛骨之輸入。當與我國麻雀牌之輸出。互相倚伏。此增則彼亦增。此減則彼亦減。我國國內牛骨之來源。所以甚少者。蓋因我國素重農業。畜牧甚少。且不集中之故也。目麻雀牌業勃興後。美國之牛骨。即起而代中國之牛骨。以供製牌之用。但此種牛骨之市價。漲落無定。其來源之多寡。亦無定。故出口商決難預料。于數月後牛骨之市價當為若干。因此于其營業頗感困難。現今牛骨每噸約值四百元。每噸前脛骨。約可製成麻雀牌一百八十副。每噸後脛骨。約可製二百二十五副。前脛骨面較厚。故質料較高。計每噸前脛骨所製成之一百八十副牌中。約有十副。其品質為最優等。即其骨面最厚。計每噸前脛骨中。祇有一小部分。能有此甚高之厚度也。

製麻雀牌所用之竹料。多係產于揚子江一帶。寧波及杭州二處。產竹尤多。此種專供製牌用之竹料。亦自成一附帶實業。嚴格言之。彼製造麻雀牌者。實非一製造家。彼之所為。不過將別人所已製成者。集合于一處耳。

蓋製牌用之竹料。多係預先由販竹者製成牌底之形。製牌者所為。不過將此竹再加以磨光脩飾等手續。以之鑲配于牌上耳。製牌用之牛骨。亦另有人預先製就。最初由販骨者以噸數計算。售于上海之批發者。然後再由彼等。以担數計算。售于一般商家。乃由此輩商家。將竹製成牌形。轉售于製牌者。最後脩磨雕鑿等手續。乃由製牌者担任。雕成後。再染以色澤。牌乃告成。然後再集合數種附帶物品。如籌碼。莊碼。牌盒等。凡此皆由別種工廠製成。轉售于牌商者。故製牌者之工作甚少。大部分皆係別人代製者也。

麻雀牌製造時之步驟甚繁。分工甚細。凡于此無研究者。以為此種簡單賭具。製作時必甚易。實則其手續極複雜也。各種工人。多各有其專門之工作。互相隔絕。其所需技術之精粗。亦相懸殊。所得之報酬。亦多寡不等。大半之麻雀公司。祇担任製造手續中之數種。但最近所創設之公司。亦有包攬一切製造手續者。惟有竹料。則皆係由外間購入。未有自設竹場者。販竹者須先將竹砍下。置于空氣流通處。經十八個月後。方可以之出售。並須担任無蟲蛀之患。關於製骨之手續亦甚繁。須先將骨分別優劣。切成長方形。然後製成陰陽樺。與竹坯相湊合。此手續畢後。即將竹與骨之四周磨光。此種工作。甚為敏提。但其方法則甚幼稚。最光用沙紙。次用粗魚皮紙。末用一種葦蘆類之植物。將牌磨至最先度。牌內之花紋及字跡。多係用手工刻成。惟其圓形之「餅子」。則係用錐子鑄成者。即此簡單之彫刻。亦非一人所為。有擅長于刻花紋者。有擅長于雕字體者。各

專一職。不相侵犯。雕刻完成後。乃用染料。將花紋及字體染成各種色澤。其染料或係本國之土產。或用德國之靛青。染成後。再加以一度之脩磨。牌乃告成。其製作之步驟。實甚繁瑣也。

初歐美人士。多以為麻雀牌大半係用象牙製成。不知牌之以象牙為材料者。祇居極少數。其貌似象牙者。乃用自美洲及日本輸入之一種假象牙所製成。此種化合物。每磅約值二元。凡牌之用真象牙製成者。每副約值一百五十元至三百元。其用牛骨製成者。每副之代價祇十元。而用假象牙製成者。每副約六十元。即骨製者亦有優劣之分。最優等者每副約四十元。但在歐美各國之售價。則約為七十元至八十元也。麻雀牌運出外洋時。多以五十副為一單位。每副用木盒分別裝置。每五副再共裝入一錫板盒。每五十副。計裝成錫板盒十隻。其附帶物品如籌碼莊碼等。另裝成二錫盒。然後再以此十二隻錫盒。共裝入一小箱中。以備運出。每副之重量。因其品質之高下而不同。若以體積而言。則每百副。約佔地位四十立方英尺。經過太平洋時。其運費每四十立方英尺。為美金十五元。若經巴拿馬運河。則每四十立方英尺之運費。為美金十元云。

麻雀牌之賭法。各處大致相同。但其細節。則隨地而異。因此頗引起外國人士之惶惑。竟無一定之標準可循。英國最近發起一會。其目的專為鼓勵各界人士。以麻雀牌。並規定一賭法之標準。蓋此牌風行日盛。而賭博之方法亦日多。因之頗感不便。正與美國之情形相仿。於是乃有規定賭博方法之必要。但所須規定賭博方法者。並非須此牌祇有一種賭法。惟

須以此為標準。其細節則不妨略有出入也。我國又麻雀牌之風雖盛。但從無有將賭法製成說明書者。自麻雀牌流入歐美各國後。坊間乃有此種說明書發現。此中種類甚多。其比較的詳盡準確者。當推巴伯柯克君 (Mr. J. Babcock) 及斯得林君 (Mr. Harold Sterling) 所撰者。此蓋專供歐美人士參攷。我國人士閱之。每覺其有隔靴搔癢之病也。據經營麻雀牌業者言。此業之前途。極為樂觀。蓋無論何種賭博。博者于此愈精熟。則愈覺有興味。譬如着棋者。于棋之研究愈深。則與會愈為淋漓。此後歐美人士。于麻雀牌之賭法愈精。則將嗜之愈甚。故預料各國對於此牌之需求。特有加無減也。

各國對於我國之麻雀牌。竟有如此之狂熱。可知我國之土產。實有受世界各國歡迎之可能性。麻雀牌究竟祇一種賭具耳。即有非常之發展。亦無補于國計民生。我國人士。若因此覺悟。世界各國對於我國土產歡迎之盛。亟起將各種人生日用之製造品改良。俾合外國人之心理。而使之與麻雀牌受人同等之歡迎。則歷年之漏卮。或可賴以稍補。我國不乏實業家。盍起而圖之。

國內外一週大事紀

自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六日

(公展)

(二) 國外之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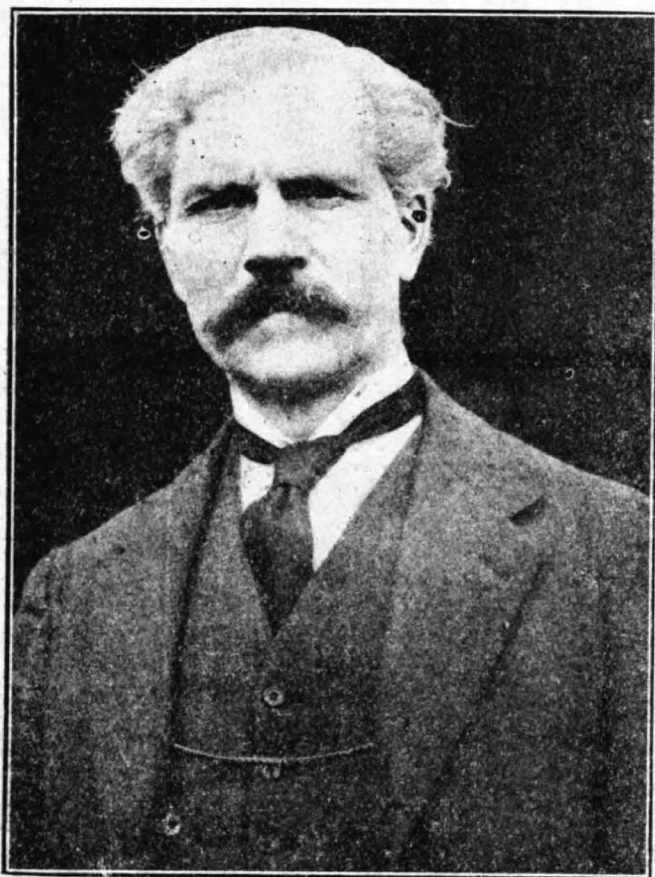
▲倫敦會議 倫敦會議所亟待解決者(一)爲德國失信與懲戒問題。(二)爲德國付款手續問題。(三)爲魯爾撤兵問題。(四)爲協約國間相互之戰債問題。據此週間所聞。雖未能全般解決。然對於一二兩點。進行順利。不可謂非已近一步。蓋法代表於二十九日向協約國大會所提出之新辦法。主張德國失信問題在賠償委員會不能意見一致時。可提交公斷會決定者。已於三十一日經第一委員會一致通過。擬就報告。略謂如德國被指爲不依據專家計畫履行義務。此事可歸賠償委員會會同美國委員一人辦理之。如不能得一致之同意。則賠償委員會之任何會員。得於八日內訴諸公斷會。此會以一美人及其他超然而不偏袒者二人組織之。會長爲美人。其決議不容更變。公斷員由賠償委員會一致同意舉定。任期五年。如不能得一致同意。則公斷員由海牙世界法庭主任舉出。苟未由此機關決定德國失信。則不能有懲戒問題。一俟決定德國失信後。協約國應會商懲戒性質。及實施有效之方法。德國四千萬鎊借款之清償。享有絕對優先權。此外第三委員會亦有條陳。如遇不能保障賠償貨物之繳付與商業契約之遵守時。宜請德國採行與協約國合組委員會提議。此委員會以協約國代表和德代表同樣人數組成之。而有與中立國人合作之權。同時以設機關。以防免德國付債計畫實行時之

缺憾並糾察因德人財政上操縱而起繳付貨物時之欺詐。此種機關應由賠償委員會會同美國委員設立之。賠償委員會於有關係之任何政請時。有權得作專家計畫之必要修正。如不能一致同意。或其決議不能爲德國所接受。則此事可提交公會。與德國失信問題同一辦法。此二委員會之報告。行均於八月二日提交全體大會。第一委員會之報告。不加討論。即予通過。第三委員會之報告。則稍加無關重要之修正而後通過之。至第二委員會之報告。與德國經濟統一有關者。則早通過於二十八日之大會。故大會事業。至此可謂告一段落。英相麥克唐納氏。乃本大會之決議。即以請書送交德使署。請德政府派代表出席協約國會議。德代表團遂於四日起程。五日抵倫敦。內有德總理馬克斯。外長史特萊斯曼。財長路德。及普魯斯與巴伐里亞兩國之代表及專家。約共四十人。馬克斯氏語人云。吾儕之來。挾有誠意。助覓最善方法。俾道威斯氏之報告書。得依報告者之精神。照報告書之辦法。施諸實行。吾儕確信倫敦亦必有此精神。果爾。則吾儕敢謂不日即可決議。德國態度。於此可見一斑。協約國大會之各重要代表。決定美英法意日比六國應各派代表兩人。與德代表二人。討論各個懸案。每次集議時。各應各以其總揆或總代表偕外交大員或財政大員一人出席與議。每一問題僅可許專家一人

列席。但餘者可許旁聽。五日大會開其第二幕。協約國代表及德代表六人列席。維純爲表面形式。尙未涉及討論。而徵象極佳。麥克唐納爾歡迎德代表。希望星期五日能舉行最後會議。並以三委員會之報告書交與德代表。聲明此爲協約國切實之協定。德總理馬克斯答稱。會議成敗德國與歐洲之命運繫焉。欲求成功。須有好意與透澈之誠意。德代表團請以此精神從事談判。道威斯報告

書。可認爲解決賠償問題之相當基礎。準備草擬議案。提交國會以實行之。如此會成功。德國人民定可注其全力以履行報告書所規定之義務云云。合在以是日雙方之表示觀之。似彼此均能開誠相見。今後倫敦會議之關鍵。將全在各國精神前後能否始終一貫。此次會議。雖中途屢經挫折。而協約

倫敦會議中之重要人物
英國首相麥克唐納爾
Mr. Mac Donald



自身方面卒能有此相當之效果者。因由時局形勢迫各方趨於諒解。而英法當局均屬左派。見解較新。亦未始非一因耳。法總理赫里歐氏以會議之有結果。歸功於英相。謂英相已表示大政治家之才能。現所已有之決議。不獨與美國之利益不相抵觸。且可增進和平。此乃俟諸他日而可見。現惟俟德國亦表示同樣之智慧。而成就歐洲和平之最後恢復云云。

其所見因與吾人同也。

▲英國內政 英國邇來內政。其有足紀之價值者。約有三事。(一)愛爾蘭勘界問題。自英前相喬治氏任內。訂定英愛條約。經英倫國會批准後。愛爾蘭南北勘界事宜。延而未決。自四月間愛爾蘭會議流產後。北愛方面。不願派出代表。惟樞密院決定愛爾蘭勘界委員會。苟未加入北愛政

府所派之代表。則不能合法成立。故南愛當局急待解決之問題。必須另有新法案辦理之。於是困難問題遂起。八月一日。殖民大臣湯姆斯氏在下院答反對黨領袖包爾溫氏之詰問。謂樞密院法學家委員會之報告。昨已送呈英皇。據此報告書之意見。嚴重問題業已發生。政府不得不尊重國會批准英愛條約之意思而實行之。甚望

北愛政府在此最後時機。派出勘界委員。否則政府當即提出實施此約真意之法案。而促請國會通過之。至於後果如何。政府非所預計云云。自由黨領袖喬治表示大滿意。惟保守黨阿斯萊氏則仍以爲此約對北愛不能認爲榮譽條約。蓋保守黨之政策。素袒北愛。而不以建設愛爾蘭自由邦爲然也。英倫政府爲勘界事。特邀南愛行政元首柯斯格萊夫氏。及

北愛首相克萊格爵士前來倫敦。共商勘界委員會之人選。南愛領袖柯斯格萊夫氏二日抵倫敦。北愛首相克萊格氏因有病。由北愛參院領袖倫敦寶立侯爵代表出席。二日在殖民地會議。北愛代表稱。邊界委員會之職權如有規定。以簡單的糾正界線為限。則北愛可派勘界委員。而英政府未能予以所欲之保證。但允將此事交樞密院法學委員說明其定義。南愛贊同此說。北愛代表不以為然。於是會議決裂。並未商定以後會期。南愛柯斯格萊夫氏已回愛爾蘭。衆料英政府將不得不向國會提出補充英愛條約之新法案。若上下兩院保守黨反對政府所提議案。則政府或將解散國會而另行大選。亦未可知也。(二)印度問題。印人之獨立運動。前仆後繼。英工黨政府之對印政策。衆意必多少與守黨不同。詎知海軍大臣三十一日在上議院宣佈政府在印所施之政策。援引首相麥氏之言。謂英國任何方面必不為恫嚇脅迫所動。印度政府享有厲行法律之全權。如施行所視為必要之遏制革命任何行動。英政府必贊助之云云。然則工黨政府之對印。何殊於保守黨耶。(三)新加坡築港問題。此案為保守黨所主張。自工黨政府決議撤消。通過國會後。保守黨近忽又擬恢復。前海軍大臣愛梅立氏。三十日在下院動議。勿投海軍票。以示反對政府海軍計畫之抗議。彼主張以大規模之程序。建造新艦。以

(二) 國內之部

▲北京政局 顏惠慶組閣同意案自二十五日衆院開散未議後形勢日趨不利。政府派之頭髮馬蜂兩系議員紛紛要求條件。最少限度為

換舊艦並恢復新加坡軍港之決議。謂新加坡之重要。不在太平洋。而在印度洋。新加坡軍港可掩護印度洋。以阻外來之侵犯云云。辯論結果。愛立梅之動議。卒遭否決。此不可謂非工黨之所見。一籌也。

▲各國雜事 (一)俄國外交。近狀如下。英俄會自蘇俄代表賴瀉柯夫斯基氏二日。回抵倫敦後。二三兩日。與英政府重開談話。四日午刻開全體大會。繼續討論。至五日晨七時止。俄代表未能接受英國所提關於草約第十四款之修正與讓步。致協定未成。談判中斷。條約將不簽字。惟聞俄國對於欠英債款。已允償付二千八百萬鎊。是則蘇俄不承認一切外債之態度。顯已有所變更也。德俄之間。前因德政府搜查柏林俄國商業委員會團辦公所。引起交涉。今此案業已解決。俄國要求商業委員會團當享治外法權。德國未允。惟允委員會團中數員及其辦公室得享此特權。駐德俄大使克里斯汀斯基氏不日將回柏林矣。此外墨西哥業於七月三十日承認蘇俄。日俄使判。近以芳澤三日已抵北京。四五兩日已與加拉罕商談。大約會議亦可不日重開也。(二)巴西革命風潮。自前月革命軍領袖洛貝士將軍反對歐邦政府。率兵佔領聖保羅全州後。聲勢甚大。但以政府軍之積極圍攻。至二十九日聖保羅之革命軍。業已敗北。被俘頗多。首領洛貝士將軍等雖均逃脫。但風潮當不致復作矣。

先發二月或一月歲費。王克敏並此區區歲費而不允發。謂係正式內閣成立後方有商量。顏惠慶除二十九三十兩日分省宴請議員外。物質上

仍無交換條件故不惟反對派依然強硬。即號稱政府派者亦頗不賣力。八月一日衆院續開大會。有請議開常會案者。有提議選舉臨時議長案者。而呂復等仍請續議彈劾全閣案。其結果依然一闕而散。顏氏鑒此情形。乃向王毓芝表示。請撤回同意咨文。且擬就呈文交王轉遞王氏不收。謂姑待再事疏通。一方則揚言任聽自然。對各政團要求一概不理。同時決不撤回同意案。使顧代閣無期延長。以冀議員之俛首就範。參議院六日開大會。首列咨請撤消代閣案。衆院則八日大會議程。當待六日之行政會取決。但即決定列入同意案。安知不蹈前二次之覆轍。總之北京議會。今已墮落至無可墮落。顏閣一案。苟非有金錢點綴。斷難解決也。

▲外交要案 (一)中俄交涉。自三十一日加拉罕以大使資格。向曹

錕呈遞國書後。當然更形接近。惟中俄協定在蘇俄當須經中央執行委員會長批准。而俄方專門委員亦未到京。故約二十日左右。會議方可開幕。顧外長已將中東路。外蒙劃界。盧布損失等。分交各專門員。限三星期內備成說帖。彙核提案。至交還俄使館問題。自加拉罕與美舒使晤談後。漸次接近。一日使團議決交還。惟須蘇俄遵守使館界章程。各使一方要求加拉罕承認。一方各電本國政府請示。約一星期後覆齊。即辦移交。聞加拉罕亦曾向使團表示。在中俄會議未開以前。蘇俄對辛丑和約並不實行放棄。當然有住居使館界之權利云云。是則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蘇俄政府兩次宣言。所謂放棄對華不平條約之權利者。不啻爲加氏一言而取消矣。關於此點。深願加氏有以解釋之。奉天方面。對俄態度與

北京仍不甚一致。中俄正式會議奉不派專員駐京。政府則意在委鮑貴卿爲東路督辦。以爲解除京奉間對東路糾紛之階梯。然鮑鑒於雙方意旨相左。爲保全彼此之關係。不敢輕於一試。(二)威海衛案。近有秘密進行之說。旅京魯同鄉三十日推代表見外顧。聲明反對梁如浩所訂草約。濟南各界亦請熊炳琦電京質問有無此事矣。(三)滬會審公廨案。使團照會及法權討論會說帖。與外法兩部修正稿。均由外顧攜至私宅。親自研究。俟各使多數回京。即可照覆。商請交還。(四)新訂商約案。中奧商約因與政府催中國履行與款合同。致形停頓。中芬條約。現由王寶祺任芬蘭商訂。行將簽字。(五)上海智利領事爭執裁判權一案。前經外交部照會領銜公使交涉。聞使團以此案上海領團並非贊成。智領自命享有裁判權之主張。且亦未含有別種用意。該問題純粹應由二國關係政府交涉解決。故外部已電令駐智代辦向智政府提出交涉矣。

▲財政事件

(一)德發債票餘款被扣案。聞匯豐部分承認分四次

滙華。其他三行則聽憑訴訟。因此之故。北京財源幾於困塞。上月鹽餘除扣抵外。實收僅七八十萬。軍政費尙不敷二百八十萬。王克敏疏通匯豐。希望在德款內再付一次。餘商華銀團短期墊款。但華銀團前此三百萬墊款。原指德債作抵。今已無着。恐亦不願再事濫墊也。德華銀行之產業。九年六月。財部曾押於中法實業銀行。今德華復業。中法要求還款。法使代爲照會外部。非還清不交。財部交涉數次。改由滙理鹽餘月撥三萬。撥清爲止。大約法國對德華復業不致再有留難矣。(二)金法郎案。損失

國庫至一萬萬元以外。全國反對。無俟贅述。惟王克敏仍秘密進行。外創法政府已允緩付賠款兩年。中國於本年十二月一日之前。可提支在總稅務司所存價值二千四百萬金法郎之銀兩。法要求政府證明一九二二年協定有效即辦。傳樂猶計程日內可到馬賽。傳到巴黎時。即此案解決之期。果爾。則國人當更有反對之舉動也。(三)整理印花案。聞財部決將前此押出印花。推翻不算。另印新票。令商人行使。舊票一律停用。京滬銀行公會表示反對。函請財部撤消。如不理。則向平政院控告。並通電拒用新票。王克敏勢將被迫撤消其所謂整理計畫。(四)烟酒借款案。王毓芝派烟酒署顧問客卿衛家立回國。與拉孟德、阿卜脫接洽烟酒借款辦法。擬借新還舊。擴充債額。蓋北京當局之所急。無過於籌款。而今日籌款之法。又只能在舊債中脫胎換骨。大掉其槍花也。

▲庚賠用途 各國退還庚賠。撥充教育經費。自爲比較的妥善方法。乃自洛吳動於少數外僑之鼓吹。據主庚賠築路。而異說遂致紛起。現洛吳仍請撥英美所退庚賠一部分。先修川粵漢路。並託川漢路工程師克勞爾致意美使。請其贊助。財交二部業已擬具辦法。待提閣議。程克則又擬指庚賠一部分。充興辦水利防災善後經費。參謀部航空署亦聯函請院。指撥庚賠一部分充軍事教育費。蓋各方對此爭欲分嘗一樹。而原來盡力於退還庚賠運動之教育界。反少表示。殊爲可怪。惟國立八校聯席會議。致電英政府國會。表謝退還庚賠。請指充教育費。又發宣言。反對庚賠築路。希望全國力爭。並於二日開會歡迎加拉罕。請加氏聲明俄退庚

賠用於教育事業。加氏謂決不變更主張。五日又開大會。決定(一)先函英麻使。請示英退庚賠經過情形。再提意見書於英使。(二)函外部。請抄示各國退還庚賠案卷備考。(三)發表宣言。聲明該會對庚賠運動。爲全國教育謀發展。請共同力爭。(四)推許繩祖等代表五人。再向日義美法荷葡比西班牙等使。述教界對庚賠意見。所望京外各省教育界亦有桴鼓之應。庶幾各國知吾國真正民意之所在。不致以退還庚賠供軍閥之攬取也。

▲沙面罷工 廣州沙面罷工風潮。尚未解決。洋商出任調停罷工。二十九日推派代表數人。到罷工辦事處徵求意見。三十日罷工團答。如英領取消第五條即公衆傭役酌量核辦。則其他四條有磋商餘地。代表即回沙面報告。三十一日太古等商輪大班謁英領事。商轉團。(一)沙面華警不革。准自辭。(二)每人給薪五個月。請粵政府予以位置。但華工堅主復職。於是各洋大行大班。又向英領條陳所有辭退華捕。一律由沙面外人集資僱用。英領頗認爲可行。惟要新例取消後。一年內如沙面有事故發生。仍當實行影相領證。各大班定二日。再徵工人意見。大概去解決之期。當不遠矣。

▲川局近況 川省自熊克武但懋辛出走黔境後。洛吳白謂業已平定。任官命吏。顧盼自雄。詎知一督(楊森)一長(鄧錫侯)近已各懷意見。順慶爭防。即其見端。鄧軍李鈺師陳書農師。與鄧系陳國棟師。前此協圖順慶。以佔何光烈防地。楊森則竭力助何。何氏亦不讓步。鄧軍與何。屢次發生戰事。楊則特派駐潼川城之楊漢誠團。向順開。永井派駐省之王

緒旅王團李團。向潼川中江金堂。警衛團向仁壽等縣進行。冀與原駐部隊接氣。守中立之田頌堯。近亦在潼川集中隊伍。以資自衛。田師原駐東路資陽者。聞亦將防地讓與賴心輝。所有二十一師部隊。俱開北道駐紮。以便應付裕如。最近情形。聞順慶南部一帶要隘。仍為何師扼守。風潮可望漸息。何氏通電。請制止客軍進攻。三督辦乃於三日聯名通電。調解順防。停止衝突。以待公決。劉存厚一日亦電告雙方停戰調處。不知果能調處否也。

▲浙省自治 浙省省自治法會議。於八月一日開幕。惟此自治法之制定。純係本省自動。並非根據於北京憲法。緣該法浙省始終未加承認。是日行開幕禮。善後督辦盧永祥出席致詞。即首先標明此義。謂省自治法。並不承認國憲。無非謀本省之治安。故將來討論條文時。所有窒礙難行之處。尤應刪去。以期易於實行云云。現該會議已選出褚輔成葉煥華吳永貞為正副主席。並已推定起草委員會進行起草事務矣。

絮語片片

憶 冰 女 士

- ▲ 顰笑最自然。最可愛。奸笑與媚笑。最可怕。
- ▲ 癡情者視其所愛。逾於生命。
- ▲ 純潔之愛。有堅固不拔之根。在心田中。永久滋長。
- ▲ 謊者雖善戴假面具。有時適足洞其奸。
- ▲ 得精神之安慰者。絕不知痛苦滋味。
- ▲ 和善是人類天然之美麗。不是修飾可得。
- ▲ 中心抑鬱。非藥能療。非暢哭真能療。

獄中

何心冷

看守監獄的老金。赤着膊。橫眉豎眼的。瞧着陳德生。一面將那手裏的皮鞭子。在地下抽得劈劈拍拍的亂響。德生一聲不響的。躲在屋角裏。只瞧他那臉上的神色。便知道他是十分的驚恐了。老金逼緊了一步。冷笑着道。「朋友。放明白些。這個地方。你別當是容易來的。你們是幹什麼的。老實說。他們上頭辦一件公事。整千整萬的銀子到手。你們連一個小錢都瞧不見。不在你們身上想法子。往那裏去想。我看你還是爽爽快快的答應罷。你瞧。我肯饒了你。這位朋友可不肯饒你。」說着。將那皮鞭在一塊磚頭上刷的一下。打得粉碎。德生瞧見老金那副兇相。嚇得話都說不出來。

停了一會。老金狠狠的說道。「怎麼啦。快說。」德生道。「你老人家饒了我罷。我當真沒有錢。我是一個工人。那裏有錢來孝敬你老人家。請你高抬貴手。我已在已經病得受不住了。那裏挨得起打。等我將來出去之後。一定重重的謝你老人家就是了。」老金鼻子裏哼了一聲道。「說得這麼客氣。個個人都像你這樣。那麼叫你們吃什麼。難道說要我賣了老婆兒女不成。反正不給你些利害嘗嘗。你也不知道好歹。」說着。將皮鞭向德生背上抽着。德生不及躲閃。背上早着了兩鞭。痛得德生殺豬般狂叫起來。

老金瞪着眼道。「滋味嘗到了罷。到底怎麼樣。」德生還沒有回答。只瞧見老金背後來了一個人。那人雖然穿着短衣服。却依舊瞧得出是他讀書人的模樣。那人進了屋子。向老金道。「老金。今天又來了一個啦。」老金道。「怎麼不是呢。我正在這裏教訓他呢。」說着。指着德生道。「瞧不出這個混蛋。還會裝糊塗。」德生雖然不知道那人是誰。可是瞧見他面相並不兇惡。便哀告道。「不瞞您說。我是今天新進來的。他老人家問我要錢。我身上除了這一身褲褂之外。連半個小錢都沒有。誰知惹氣了他在這裏打我。」老金氣憤憤的說道。「打你有得打呢。你預備着你的背皮挨打罷。」那人向德生端詳了一會。向老金道。「老金。你也不要動氣。這個人的確不像好刁的樣子。饒了他。你要多少。問我拿。」老金聽得這句話。向那人陪着笑臉道。「怎麼又要您破費呢。」回頭又向德生道。「要不是這位先生說情。我真要你的命。」德生這時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戲。覺得非常奇怪。只見老金大搖大擺的提着鞭子。嘴裏哼着似是而非的轅門斬子。不住的唱着「怒惱楊延昭。犬子聽根苗。命你去巡哨。私自把親招。」一路唱着出去。這時候德生纔敢舒舒坦坦的透了口氣。

德生等老金走後。呆呆的向那人瞧着。那人便走近德生身旁。很和

氣的向德生道：「朋友，你不要害怕，我並不是壞人。」德生剛纔在危難中受了他的照顧，纔免了一頓毒打，如今聽得他那和藹的聲音，不禁大受感動，止不住眼淚撲簌簌的掉着。那人勸慰了德生一番，便坐下和德生談起話來。瞧他們兩個的樣子，似乎十分投機。

德生問那人道：「先生，我還不曾請教你的尊姓大名，我瞧你是個讀書人的模樣，怎麼也會跑到這個地方來？」那人道：「你要問我麼？我是本地人，名喚黃夢生，從小讀書，因為我喜歡弄墨筆，所以便時常做些小說，在報上發表。我因為地方上那一班無業遊民，搗着幾塊紳士的牌頭，便公然的爲非作歹，小小的官兒，奉承他們還來不及，那裏還敢去太歲頭上動土。這般的一來，他們的胆子越發大了，可是他們的袋兒裏滿了。我們老百姓的痛苦，便一天深似一天。因此我便發了宏願，將那班衣冠禽獸的真相，替他們盡情的刻畫。地方上人，居然大家稱快。誰知因此惱了他們，在縣裏告了我一個妨害名譽罪。縣裏受了他們的運動，居然判了我三個月的拘役。本來我家裏還有些錢，不必一定要到這裏來過囚犯生活。只因我覺得這監獄裏的滋味，自從有生以來，却還不曾嘗過，所以也不曾上告。逕自到這裏來了。我的家裏時常送錢來給我，我也分些給老金，所以他倒也很能另眼相看。我自己雖然不曾受到苦楚，可是眼睛裏瞧見別人受苦的事情，着實不少。我預備將這監獄裏的情形，據實描寫下來，也可以使外面知道這監獄究竟是個什麼現象。所以我在這裏，倒也裏想出去，偏偏刑期又差不多要滿了，大概我在這裏耽擱，也

祇有半個月的功夫了。朋友，我瞧你人很老實，究竟怎麼也會到這裏來的呢？你也能詳細的講給我聽嗎？」德生道：「先生，你不是會做小說嗎？我說給你聽了，你也可以將他記下來，倒是很好的一篇小說了。」

老金在門外走過，望了一望，笑着向夢生道：「先生，你真有興致呀。在這裏開了話盒子啦。晚上再說一段二國志聽聽。」夢生向他笑着點了點頭。他又一晃一晃的走了。德生纔將他以前的歷史，一件件的講給夢生聽。德生道：「我本來是在鄉下種田的，因為年歲不好，所以到城裏做工，在紗廠裏混了兩年，積攢了幾個錢，便娶了一房妻子。伊在人家幫傭，我到廠裏做工，兩個人省吃省用，終算還敷衍過去。偏偏去年我的妻子懷了孕，大着肚子，做事不便，沒奈何只得在城裏租了一間屋子。起初我住在廠裏，伊住在東家裏，房子既然省了，連飯食都用不着顧慮，各人所賺到的錢，供給各人添補衣服，倒也不見得怎麼難過。自從我租了房子之後，每個月無論怎麼節省，也得十幾塊錢纔能敷衍過去。我住工廠裏所得的工資，每每不能夠用。最初伊還能夠在家裏幫着做些活計，後來伊肚子一天天的大了，動彈不得，我又不忍叫伊過分的勞動，也祇得向朋友那裏東借西湊，敷衍下去。到我妻將要臨盆的前一個月，伊忽然病了，病勢異常凶險。那時我只得去找了伊的母親來，伏侍着伊。誰知病勢一天重似一天，看看已經到了十分危險的境地。平時請的醫生，吃了藥都不見效，眼看着人快死了。總不能不救，況且伊肚子裏還有個未生的小孩呢。當時我打聽得有一個名醫熊仁，醫理精通，便向朋友那裏

借了十塊錢。在上午十點鐘的光景。便找到熊醫生那裏去。請他趕快到我家裏看病。誰知跑去正撲了一個空。熊醫生在家裏還不會來哩。那裏祇有一個年輕的人。他瞧見我進去。向我瞅了一眼道：「你做什麼的？」我問他熊醫生究竟是在這裏不是。他道：「你們是那一個公館裏來的？」我心裏好笑。他們的眼裏。原來祇認得公館牆門。看不起我們這種窮人的。我當時告訴他。就是請到我家裏去。他似笑非笑地向我上下打量着道：「熊醫生下午三點到四點出診。診金九元六角。如果要提早。那麼加倍。要十九元二角。可是熊醫生生意太忙。早晚沒空。你到底怎麼樣吧？」我聽了這話嚇了一大跳。心想我這十塊錢。還是費了不少的力氣去借來的。今如只夠請他一趟。藥錢還不在內。要是請他上半年去。這不是又要十幾塊錢了嗎。因此我便叮囑那人。請熊醫生在出診的時候去。我以前總以為醫生是慈善的。誰知他們瞧那洋錢。比什麼東西都來得大些。」夢生笑道：「你還以為那些名醫都是有起死回生的能耐嗎。老實說。還不是講些皮毛。他們只要會打上幾針六〇六。便掛起大大的招牌。再拉上幾個專管閒事的游民。替他們在報上介紹介紹。說得天花亂墜。不是「再世華陀」。便是「重生扁鵲」。他們自然而然的就紅起來了。生意越是好。架子也越擺得厲害。反正病醫不好。也怪不得醫生。他們正「借」着「醫得病。醫不了命」的話來搪塞。其實他們的真本事。除了打六〇六。配打胎藥之外。恐怕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你想上海那麼大的地方。真本事的醫生。也找不出多少。何況我們這種小地方呢。」德生道：「先

生說的話真是不錯。我請了熊醫生回家。瞧見我妻的病。實在厲害。急得也沒有法子可想。我妻瞧見我。止不住流淚。握着我的手道：「我的病是不會好了。早晚還不是一死。我們夫妻從來也沒有打過一場。鬧過一會。總算是難得的了。我人雖死。我的心終是不死。況且那肚裏的小孩。究竟能出來不能出來。還不知道。如果能夠出來。那麼我雖然死了。還有這麼一個小孩留給你。我也總算能對得住你。」伊說着。嗚嗚咽咽的哭着。我自己傷心。還要勸慰伊。這時心裏的難過。簡直說不出來。沒有法子。也只得等熊醫生來了再說。

熊醫生直到下午六點多鐘纔來。一瞧見我們住的那間小房子。就似乎有些不耐煩。胡亂的說了一會。掏出一支筆在洋紙上刷拉刷拉的寫了不少的外國字。這張藥方。我看了也是莫明其妙。不到五分鐘。熊醫生走了。我的十塊錢也沒有了。瞧着病人在床上。不能不喫藥。雖然沒有錢。也得想法子。只得將我妻的嫁時衣服。揀了幾件。向當舖裏去當了五塊錢。到藥房裏去配藥。吃了之後。也不覺得怎麼。瞧着病勢不會減輕。我的丈母急得直哭。

「總算還好。我妻的東家。總算還厚道。知道伊病重。打發傭人送了五塊錢來。並且荐了一個產科女醫生。因為東家的面情。一個錢都不要。那女醫生來看之後。說大人的病已經很危險。十分之九是沒法救了。可是那肚裏的小孩。總要想法子拿將出來纔是。我的丈母聽見這話。一定不肯。我妻却贊成伊的說法。結果女醫生依了我妻的話。將那小孩取

了出來。可是我妻病中受了傷。第二天就死了。」

「我妻死了一切事情都要料理。雖然伊的家幫些忙。可是怎麼能夠一味的靠着別人。伊和我做了幾年的夫妻。在理我也應當好好的替伊弄塊地方安葬。可是我除了一身之外。其餘的東西。一概都變賣得乾乾淨淨。所贖下來的只有那一個苦命的小孩。無可奈何。只得將伊葬在義塚地上。當時我因為我妻已死。也用不到再租房子。便將那孩子寄在隔壁王大媽家養着。按月貼他們兩塊錢。自己便在廠裏去住。平常時候。等一下了工。跑到家裏。我妻總和我譚譚說說。解悶消閒。雖然苦些。倒也還有一些趣味。這時候要瞧伊一面也做不到。傷心時候。便跑去看我那孩子。他瞧見我去。居然嘻開了一張小嘴。嘻嘻的笑着。我瞧着他那副神氣。活像他娘。心裏似乎好過一些。像這麼兩年功夫。我常將他當做了我消愁的東西。王大媽家總算還好。待他和自己兒女差不多。所以我還放心得下。」

「誰知那作惡的老天。偏偏和我作對。不讓我有舒服日子過。那天王大媽出去了。將孩子交給了伊的女兒阿寶。阿寶是個九歲的小孩。天生愛頑。伊同着孩子在門口。隔壁來了兩個是江湖的化子。將竹簽轉着盆子。放在鼻子上旋轉。阿寶瞧得有趣。撒下了孩子。便去看熱鬧了。孩子獨自爬到街心。誰知街上衝出了一匹快馬。據說騎馬的人。就是此地劉百萬的兒子。這快馬溜繩。拚命的跑。竟將我那孩子。肚子上一脚。哇的一聲。竟踏死了。那個小鬼頭踏死了孩子。頭也不回。加上一鞭。拚命的跑。那

裏想追得上他。況且地方上誰都怕他們的勢力。更沒有人敢去惹他。直等王大媽回來。知道了這事。將阿寶痛打了一頓。立刻來通知我。到這時候。我有什麼法子想。還不是自怨運氣不好。連這麼一個小孩子。都留他不住。要去劉百萬家講理。他們有的是錢。我却只是兩個肩膀扛着一個腦袋。況且俗語說得好「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我拿雞蛋去碰石頭。難能贏了他們不成。所以也只得忍氣吞聲。自認晦氣。」

夢生聽了。嘆了口氣道。「本來有錢能使鬼推磨。你那裏能敵得過他們。」德生道。「從此之後。我無論什麼事情。格外覺得灰心。心想這樣的世界。簡直不是我們窮人可以過活的。我到煩惱的時候。也曾想自殺。究竟可以早些脫離。可是回轉來一想。未免太便宜了那些有錢的人。不如拚了這條命。和他們幹。下子。正遇到我們廠裏的工人。要求加工錢。也算是再巧沒有的了。我們平常做工。每天足足要做十二個鐘頭。比別家廠裏要多出兩個鐘頭。工錢却和人家一樣。工人們大家商議妥當。向廠主要求加工錢。如果廠主不答應。大家便罷工不幹。當時大家商量。要推個代表去和廠主說話。我這時便自告奮勇。去和廠主提出要求。誰知見了他。向他提出要求之後。他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哼。你們這班東西。怎麼這麼沒有良心。想想看。你們那一個不是窮小子。要不是我廠裏將你們收進來做工。你們還不是一個個餓死。現在你們吃飽了。喝足了。就要加錢。老實說。誰要加錢。誰就給我滾。」他那副鐵青的臉板着。實在難看。那時我也動起火來。便答道。「我們工人。是將自己的力氣來換錢。辛

辛辛苦苦。不曾偷過懶。廠主也不必這種樣子。大家是人。你難道就多出兩個頭來不成。我們牛馬似的一天做到晚。這幾個錢那裏夠養家活口。要求加錢。也不算過分。廠主開口就罵。這算什麼道理。況且你廠裏要沒有我們工人整天的替你做工。你那雪白的洋錢是那裏來的。如今你發了財了。却將我們忘。你算有了幾個錢。便將我們看得連牛馬都不如。人家養牛養馬。做了一世的工。也得好好的喂養着。請憐你的良心。究竟那裏去了。廠主被我這番話。說得沒口開。將臉氣得猪肝色似的。嚷着「反了反了。」你們要造反。了一面分付手下人。將我送到警察局。說我鼓動風潮。妨得治安。警察局裏不知道怎麼的一來。便將我送到這監牢裏來。

丈夫之秘密

(續)

再說海瀾的爲人。是不許腳傍長草的脾氣。這次眼睜睜的瞧着自己的如意郎君被別的女郎佔去了。如何忍耐得下。立意非要挽回不可。當伊初到大陶之時。曾用電話向賈赦家打探消息。問李士德究竟與何等的一個女郎結婚。賈赦答說「李士德的新夫人漂亮極了。並且很有錢。你可惜來遲了。爲什麼你的丈夫不早死一個月呢。」海瀾聽了。這話更加難受。次日便親身去訪賈赦。一同用膳。直談到下午纔分手回寓。於是賈赦便邀李士德夫婦到宅中共餐。使海瀾與之見面。自此之後。海瀾便常常到李士德家裏。有時綠蘿不在家。他也不迴避什麼。和李士德共餐。或是同游。有時綠蘿在側。伊却又很不客氣。爲李士德忙着送咖啡。送

廠裏究竟怎麼。我也不得而知。我接連着這麼許多的事。沒有一件不是倒霉。到了監裏。又偏偏遇見老金那個傢伙。將我痛打。要不是碰見你先生。恐怕我這條命也要保不住了。」德生這時。凝神聽着他說。半晌不語。停了一會道。「像這樣的事。雖然可憐。但是比你再苦到百倍的。恐怕也未始沒有。不過我們不知道罷了。」德生剛想說話。瞧見老金又一晃一晃的從窗外走過。他祇得縮住了不說。可是這時候身上的皮鞭痕。却不住的隱隱作痛。夢生斜着眼瞅了老金一眼。冷笑了一聲。兀是不響。頓時這一間沉悶的牢室裏。顯出一種陰冷森嚴的景象。

(完)

Beulah Sammis Wilson 原著
馬 二 先 生 達 怡

雪茄。百般懇勸。故意都落在綠蘿的眼裏。

一日。海瀾見李士德不在跟前。笑對綠蘿說。「我估料今年秋天。李士德必然和你移居到斐哈芬去。他那裏有一所老房子。大概你必然知道的。那房子和景緻都好。可惜欠收拾。李士德常說。如果手中有錢時。總得把那房子修理。恢復原狀。方可愜心稱意。如今有了你。還怕沒有錢嗎。」說着又笑了笑。問道。「你大概也會到斐哈芬去過了。」綠蘿都做夢也不會聽李士德說過這個地方。和這一件事。因低聲答道。「我不曾去過。」海瀾故意失驚道。「你竟沒有去過嗎。李士德何以不對你說呢。記得當初我與他爲朋友時。他常常帶我同去。一同在那裏用膳。有時賈赦

先生也同去。一逛就是半日。到處都逛遍了。賈赦先生也有一所宅子。相離不遠。你知道嗎？」綠蘿搖頭說。「我於賈赦先生本不深知。」海瀾詫異道。「原來如此。你快改變方針罷。不然就得罪朋友了。你須知賈赦和李士德是極要好的朋友。必然因為你不喜招待這個朋友。以致李士德有些不高興了。綠蘿想道。「當初我祇不喜此人。難道李士德因此便和我生疎了。」因答道。「我並不曾想叫他們朋友間生疎。祇是不知底細罷了。」海瀾說。「這却容易。你明日何妨請賈赦先生來此同膳。我也可以來。藉此機會就可把他們的友誼。和你們夫婦間的一點嫌猜。一齊泯掉了。豈不很好？」綠蘿答道。「很好。我現在使用電話去通知賈赦先生。」

當晚李士德回來時。綠蘿便說。「我明晚已請下賈赦先生來此共膳。並且希望他以後常常到我們家裏來。」李士德却並不介意似的。祇仰臉說。「這事何必向我說呢。這是你的家裏。你喜歡請誰。祇管請就是了。」

次夕。海瀾在寓中盡力的粧扮。外衣上全是黑色細花。內裏衣服都是綵綉金邊。火一般的頭髮上而戴了鑽石圈。本來寡婦家不應打扮。但是海瀾此時抱有目的。便不顧得許多了。却加倍的盛粧起來。巧巧的粧罷。拿起晚報看時。却看見一段有關係的新聞是

著名收藏家都倫猛君。於昨夕在霞飛生路寓中逝世。所遺產業極富。聞其遺產中之一部。收藏之古董。悉數贈與李士德君。蓋李士德之父。曾與都倫猛君為至友也。

海瀾看了。想從此李士德也居然可以自有財產。不必憑藉他妻的財力了。這事又與自己的希望近了一層。便急急的登車。直向李士德家中來。不多時。到了。伊一進客室。即見賈赦和綠蘿並立在一處。因向前稱賀綠蘿道。「恭喜恭喜。我從晚報中得知李士德得着這樣意外的財產。他從此必然可自行獨多了。真是可喜可賀。他在那裏呢？」綠蘿道。「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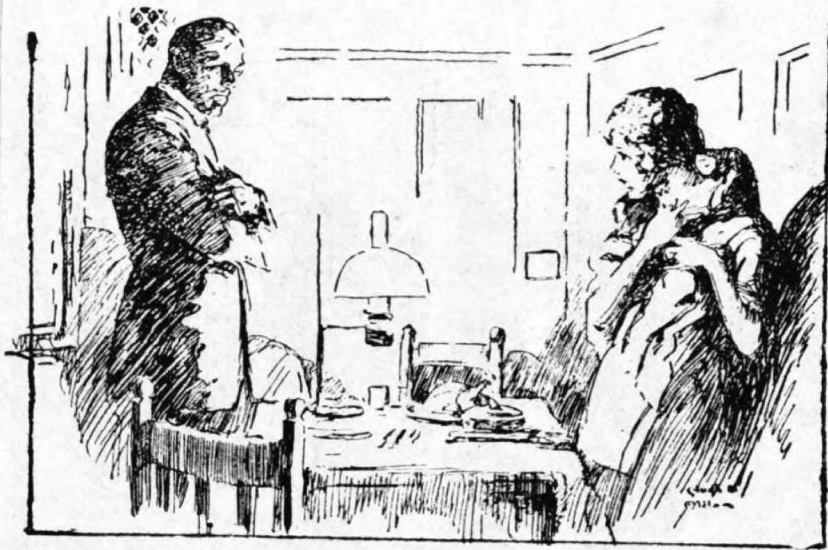
來女一男一出現中鏡大見蘿綠(三圖)

正因為接受這份財產。到外面忙着找律師去了。」三人當下閑話了一回。便同入餐室。因為恐怕李士德忙着。不能回來同膳了。不料剛剛坐定。我聽得門鈴響處。有一人進來了。海瀾忙起身。道。這是李士德回來了。」又向綠蘿道。「不要見怪。我和他是老朋友。須得先去稱賀。並且有幾句話要向他說。」說罷。便出去了。席間祇剩綠蘿和賈赦二人。綠蘿低着頭。

祇聽見外間是有一人進來。却是海瀾迎上去。二人的足步。便不入餐室。而同往吸烟室中去了。祇得忍耐等着。等了許久。還見不二人來入座。賈赦說：「他們談話太多了。我想李士德必然餓了。何不催他們到這裏來呢。」綠蘿說：「不錯。我正要去催他們。」說着。立起。向吸烟室門傍走去。伊穿着緞製的跳舞鞋。那地上又鋪着極厚的地毯。故此一點腳步聲息都沒有。輕輕地推開門。走近那色紫幔子一張。却見迎面的一面大鏡中。現出一男一女。便是海瀾正在雙臂樓着李士德的頸項。面對面密談呢。伊不覺得四肢發顫。側耳聽時。祇聽海瀾說道：「我的親愛的人。現在你既有了財產。何必希罕那女人的錢。我們大可趁此想法。償我們的宿願了。」綠蘿此時氣忿已極。待要怎樣。又覺得自己一點氣力都沒有了。正在不知怎樣方好時。忽覺身傍有人。急回頭看時。却是賈赦。也不知他什麼時候跟來的。大概鏡中之影。他也必然看見了。因小聲說：「快扶我走罷。」賈赦便伸過一隻臂來。綠蘿扶着。走回餐室去了。

這一夜中。綠蘿直不曾合眼。心中祇是七上八下的亂想。以爲「賈赦這人。當初自己竟錯看了。如今看來。竟是一個好朋友。卽如適纔他勸我。不如暫時邀往斐哈芬李士德老宅中小住。以待他自己醒悟。除此之外。更有何法。」籌思了一夜。次早起身。知道李士德尚未起來。自己便寫了一張字條。留在他的寫字桌上。祇說自己暫往鄉間。却不說明何處。又收拾起一隻小衣箱。攜了。逕自出來。僱了一乘街車。直向「德窪路市立圖書館」前來。這是伊昨夕和賈赦約定的地點。賈赦見伊來。微笑。舉帽爲

禮。綠蘿下了車。見賈赦已預備了一輛汽車在那裏。遂一同乘了。向大陶市外駛去。伊斜靠在車中。半日不曾說話。後來忍不住。向賈赦道謝。說：「賈赦先生。這次多謝你。爲我受累。辛苦了。」賈赦笑道：「這算什麼呢。將來有什麼事。祇管吩咐。應當效勞。」走了幾個鐘點之後。賈赦把車停在



家誰是竟究裏這問驚蘿綠(四圖)

一所咖啡店前。請伊下來。一同進了些三明治和咖啡。然後登車再駛。祇見一路都是山。天色也漸漸的暮了。綠蘿心中怕將起來。問道：「快到了嗎。你已曾用電報通知那宅中的用人了嗎。」賈赦說：「當然。我已預先通知了。你一到那裏。便知早已預備好了。」綠蘿也不再多問。又駛了幾

十分時到了一所舊宅的門前。早有一個穿着很舊的僕役。站在那裏。賈赦停了車。扶挽綠蘿下來。向那僕役指示方向。吩咐他把車停好。然後和伊一同走進宅中。宅係舊式。屋裏點着一盞煤油燈。一個長方大窗。臨着路。大開着。那燈也燈其亮。又有一種氣味。他向綠蘿道：「這屋裏須得透透空氣。方可以免却煤油氣味。這僕人勞生實在愚蠢可恨。每次我來總是這樣。」綠蘿聽了。十分奇怪。覺得他對於自己丈夫的用人。太不客氣了。因問：「你常見這僕人嗎？」賈赦說：「我從幼時便看見他。」說着向桌上望了一眼。說道：「虧他竟居然給我們預備了晚餐。我曾吩咐他燒一隻小雞。請用一點罷。」綠蘿聽了這話更疑心。因問：「究竟這是誰的窮？」賈赦此時臉上得意。完全不是朋友的樣子了。公然答道：「這是我的家。」綠蘿聽了。喊了一聲。便欲啓門跑出去。賈赦却冷冷的說道：「快不必如此。外面的門。我已吩咐門鎖起來了。鎖匙在我這裏。」綠蘿此時迴憶當初禮拜堂中。賈赦強行接吻的情形。心中十分害怕。因道：「這是什麼事。快讓我出去。不然。我便要喊叫了。」賈赦說：「那却不中用。我那僕人是個聾子。況且我已吩咐他到市中過夜去了。至於鄰居。至近的是斐哈芬村。離此也有二哩路呢。」綠蘿聽了。知道無用。又見門已鎖了。而賈赦却當窗而立。是斷斷逃不出的。又聽他續道：「依我勸。你最好是先用些晚膳。不要認我爲惡意。這是你昨晚自己和我約定。叫我帶你同來的。」綠蘿嘆道：「胡說。我因爲把你當作朋友。所以抵你帶我到斐哈芬我丈夫的宅中。你如今却騙我到此地來。你這種行爲。非但侮辱我。直是

不法。」伊越說越氣。抓起一隻盤子。向他臉上擲來。賈赦慌忙躲過。停了一停。向綠蘿說道：「你且不要發急。你說我騙你來。請問今日上車同來時。我何嘗說什麼騙你的話。你那僱的車車夫須知道。可以作證。你出來時。留給你丈夫的條子。也不會說我怎樣約你的話。這都可以證明。是你



頭肩的他住揪後身赦賈從手大隻一(五圖)

情願來的。綠蘿一想。果然自己一時難以分辯。祇是氣急。走頭無路。賈赦又柔聲說：「綠蘿。我很愛你。你的丈夫。他已不愛你了。他與海瀾本有宿約。便是這次的事。你丈夫早已預謀。使你有口難分。爲將來與你決裂的口實。你難道還不明白嗎。你現在無異自將身後的橋燒斷了。除嫁我外。

無路可走。綠羅越聽越氣。怎道：「胡說。我丈夫不愛我。我早知道了。因為新婚時。我已從他衣袋中海瀾給他的信知道了。但我依然還是愛他。豈肯嫁你這種卑劣貨。」賈赦此時已逼近前來。口中說道：「快不要對氣了。你丈夫此時正和海瀾快樂呢。他見你走了。正好遂他的宿願。」綠羅正無奈時。陡見一隻大手。從賈赦身後揪住他的肩頭。同時一個男子口聲說道：「這全是胡說。」伊驚愕中。祇見一個穿着駕汽車的外套的男子。燈光隱約中。辨出正是自己的丈夫李士德。伊驚喜喊道：「李士德。這件事是我弄錯了。我可以分說給你聽。」李士德止伊道：「我都在窗外聽明白了。不必再說。我祇先虛置了這個說謊造淫的再說。」說着。揪着賈赦祇是打。綠羅急攔道：「快好要這樣了。在他謠不能害我們了。我們走出去要緊。」李士德聽了。方住手。恨恨地向賈赦瞪了一眼。挽了綠羅開了門。一同登了他乘來的車。向大陶方面駛去。

中國影片新評

(一) 好兄弟 出品者商務印書館

此片出映後。評者紛紛。多為贊許之詞。但其實則無一是處。茲就愚見所及。逐一分述於左。

▲關於造意之劣點 表姊妹兄弟為婚。大背於我國之宗法習慣。而此片則公然提倡之。此其一。曹康道因與乃弟爭一女子。不獲。則縱飲賭博。

駛行一段路之後。李士德方徐徐說道：「綠羅。我妻這事。其中許多誤會。我不能不說了。我從前雖和海瀾是朋友。但我並無意于伊。伊却不安情于我。我初以為你尚不知。故不曾和你說。方纔聽見你說看見海瀾給我的信。我方明白你近時所以和我生疎的緣故。海瀾見我愛你。伊很嫉妬。伊告訴我。說你與賈赦有了愛情。幾乎使我氣瘋了。我今看見你留的字條。便猜疑必然海瀾知道你的行踪。向伊詰問時。伊方說出是與賈赦同行。到鄉間去了。我連忙開車追蹤而來。因為沒有燈光。所以你與那廝都不曾覺察着。我見你們進屋後。使纔到窗間外面。竊聽一切。我均明白了。這都是我一時大意。以前種種。請你恕我。我決不是薄倖的人。我對於你的愛情。一直不曾改變。」綠羅聽罷。把一副臉龐。緊貼在他的頰上。低說道：「以前種種煩惱。都成過去。以後我們的快樂。正為日方長。」

(完)

一得

自甘墮落。是不啻提倡青年之好色心。此其二。康道又於其表姊妹緋蘭照片上大書：「康成這個賊狗。」友于兄弟之謂何。殊與劇名太相背謬矣。此其三。康成因欲挽救乃兄之墮落。竟向緋蘭取消婚約。夫愛情神聖。豈能因一己之關係。而強女方以所不願乎。此其四。康成因讓緋蘭之故。遽行投河。棄老母於不顧。是其視佛重于愛。而孝反輕于愛也。此其五。開始